

<<花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花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013465

10位ISBN编号：7547013465

出版时间：2011-1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沧月

页数：26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花镜&gt;&gt;

## 前言

《花镜》的名字，直接来源于清代的同名园艺书籍。

由于家庭的熏陶，我从小就对种植和园艺有着极大的兴趣，在书架上翻阅了很多相关的书，然后在自家的花园里做一些小小的试验。

各类种植的书看得多了，渐渐地被里面各种奇花异草所打动，觉得那些“草木人儿”的特性里、隐约之间居然也是符合世上各种人性的——这种想法酝酿了很长时间。

直到2003年的某日，不知如何有了提笔的冲动。

于是决定用鲜花的名字来作为每一个章节的题目，每一种花的花语，代表一个故事中的人性。

从来都喜欢看侦破推理的东西，比如福尔摩斯、阿加沙·希区科克乃至横沟正史、金田一柯南都看了很多，也一直想着自己来写推理。

《花镜》中主要人物的名字，也就是花镜的主人白螺MM——看她的名字就知道了：白螺——就是阿加沙·克里斯蒂笔下那个胖胖老头子白罗（又译为波洛）侦探的谐音。

但是呢，出于自身的美感考虑，《花镜》里的主人公绝对不是那种啤酒肚的和蔼老头子，而是神秘美丽冷艳的PPMM啦。

花与美女。

谋杀与毒药。

似乎是很魅惑的题材呢。

我没有多少严谨的推理水平，所以并未将其当作严格的悬疑小说来写，又加上同样也受了三言二拍唐传奇之类古书的影响，写着写着就慢慢背离了初衷——原先预计写成悬疑系列故事，写到最后，竟然变成了世情小说。

这几个小故事里，主题却是多样化的。

至于题材，更是随手拿到什么就下锅炒了，无论荤素，甚至可以跨越各种界限，言情、武侠、玄幻、神魔……只要对于表达主题有推动力，都可以加入在内。

在故事结构上，并不讳言地说，我借鉴了一部喜欢的漫画《恐怖宠物店》。

以白螺MM作为线索贯穿始终，将每个小故事串连起来。

每个故事，都有各自独立的结构和主题。

经常在想，古时候的女子，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是如何压抑、自立、坚强和抗争呢？

“秾艳一枝细看取，芳心千重似束。

” 如果说“花”是女性的别称，那么同样的、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小说。

讲述的是各种性格的女子，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挣扎的过程。

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白螺那样的一双慧眼。

系列故事结束在《碧台莲》一篇，写到破镜重圆便收手了——王子公主如果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底下的也就非我所想要探讨的了。

留待大家想像吧。

或者是—— “待浮花浪蕊俱尽，伴君幽独。

” 又序： 我于2010年夏末之际，增补《御衣黄》《长生草》两篇。

其实，希望花镜的系列故事永无穷尽，就如一条线能穿起无数的珍珠，不停地写下去、写下去……

## <<花镜>>

### 内容概要

临江城，天水巷。  
名叫“花镜”的神秘花铺位于小巷一角，店主名叫白螺，她常年身着白衣，左眼角边那颗朱红色的美人痣宛如伤心的泪滴。  
更奇异的是，她的容颜永不衰老。  
“花镜”里，永远散发着氤氲的香气，曼陀铃盛放、六月雪凋零，每个走进“花镜”的人，都将付出今生最昂贵的代价，才能买下那盆宿命中的花儿…… 沧月《花镜》系列震撼重开，继续谱写传奇。

白螺的好姐妹——牡丹花仙的三世情缘揭开，白螺神秘的前世今生，以及从未曝光的三角秘恋——前世的她究竟为何被剔去仙骨贬下凡间，她所爱的究竟是神剑湛庐还是雨师玄冥？  
莲花池边，新任的女花仙和雨师缓缓说起了这段故事……而这一天，在天水巷里，白螺遇到了法力高强的道士，他把自己误认为花妖痛加斩杀。  
是生？  
是死？  
还是再入轮回？  
花镜，还能否继续存在？

<<花镜>>

作者简介

沧月，作家。  
建筑设计师。

女性幻想小说第一人。

出版作品代表：  
听雪楼系列：《血薇》《护花铃》《荒原雪》；鼎剑阁系列：《大漠荒颜》《帝都赋》《曼珠沙华》《剑歌》《七夜雪》；镜系列：《双城》《破军》《龙战》《辟天》《神寂》《织梦者》；羽系列：《青空之蓝》《赤炎之瞳》。

<<花镜>>

书籍目录

序曲那一滴血仿佛引燃了铺天盖地的红莲之火，一瞬间便席卷了花海。

壹 蓝罍粟崔夫人紧紧抱着儿子，盯着眼前这个奇异的少女，颤抖着问，“求你不要告诉我相公……求求你！”

” 贰 宝珠茉莉房中所有姐妹丫鬟齐齐惊叫，看着那如丝绸般光滑的皮肤裂了开来。

十八年来精心雕琢的玉人儿，居然就这样猝及不防地全毁了。

叁 七明芝死人的骸骨一堆一堆，沿着台阶散落，空洞洞的眼窝冷冷地瞪着这个闯入者。

肆 六月雪土松松地掩埋到一半，露出了尸体的上半身，后脑已经被磕破，血溅了一脸，然而她还是认出了那熟悉的没有生气的脸。

伍 御衣黄那双黑暗里伸出的手是纤细冰冷的，软若无骨，身影却是冰冷而坚硬，“难为你至今还记得她——莫非是心怀愧疚么？”

” 陆 金合欢飞溅出去的琉璃碎片缓缓浮上来，每一片都泛出奇异的柔光。

每一点柔光里，居然映出了一张黯惨惨的脸。

死灵！

柒 长生草他用仅剩的左手抱着一个白衣女子，嘴里咬着她纤细的手腕，鲜血汨汨地流入他的嘴里。

“尸变？”

！

” 紫霄宫的传人竟然会毁于此时此地！

捌 紫竹他终于从宁古塔来到了这里，也终于要看到周泰描述了千百次的女人。

他的手袖在怀中，然而眼里却有止不住的热切和激动。

玖 碧台莲然而每一世，当她千辛万苦地找到他时，幽冥便会在重逢的第三个月立即死去。

她注定了生生世世，永远孤独。

尾声镜与人俱去，镜归人不归。

无复仙娥影，空留明月辉。

## &lt;&lt;花镜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长生草 黎明的光从薄薄的窗纸中透入，映照着房间里葱茏的花木。

帘幕低垂，白底印染着淡青色莲花的帷帐里露出一截苍白纤细的手腕，静静地搁在床沿，有血珠如同断线的珠子一样，从指尖一滴滴落地，在木地板上发出单调的响声。

暗杀者静默地站在这个叫做花镜的小铺子里，抬起手揭开被一剑洞穿的帷帐，看着里面死去的女子——那个叫做白螺的女店主无声无息地靠在榻边，似乎是在睡梦里安然离去，脸色苍白得如同透明，只有眉心有微微的一点红，插着一支小小的剑。

剑极小，长不过一尺，直透颅脑。

只看得一眼，暗杀者从胸臆里默不作声地吐出了一口气：跟踪了多日，这个妖邪总算是被诛灭了。他轻轻呼哨了一声，那把剑仿佛活了一样，应声从女子眉心反跳而起，化作一道光华回到了主人的手里。

暗杀者是一个年轻人，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，长眉斜飞入鬓，眼神冷冽锋锐，穿着一身飘逸的青蓝色长袍，头上戴了一顶羽冠，却是一副道家打扮。

只是和普通道人不同，他手上握着剑。

他查看了一下榻上被自己杀死的女子，松开手，白色的帷帐掉落下来，覆盖了榻上女子苍白的脸，很快便有血色悄无声息地浸染开来，沁得那连绵的白莲纹样仿佛是从血池里绽放出来——然而，等年轻道士回身在架子上脸盆的清水里洗干净小剑上的血，回身撩起帐子再看上一眼时，床上果然已经空了。

那个女子无影无踪，只有一枝花搁在枕上——花瓣犹自鲜嫩，沾染着露水，但断茎上赫然有一个极深的创口，从创口里汨汨流出殷红的血来。

那是一朵白色的莲花。

年轻道人轻轻叹了一口气——果然，这个寄居在永宁巷的花镜女主人，是一个花妖。

从外貌看来，她的姿态气度有如碧落仙女，毫无妖魅气息。

如果不是几个月前无意看到她在月夜凌波从河面掠过，足不沾水地采摘白萍，身形飘忽如风，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美丽女子会是个“非人”。

年轻道人从怀中掏出一张符，弹在那一支流血的莲花上，念了一声“疾”，那朵花上忽然腾起了青色的火焰！

那朵花在道家真火里焚烧，忽地发出了细细的哭泣一样的声音，剧烈地扭曲着，转瞬成为一簇白烟。

“第二百三十七个。

”年轻道士从怀里掏出一本古旧的册子，在上面细细记下一行字，“千年花妖。追踪九十九日，诛于泉州。

”符灰吸收了妖血，渐渐冷却，化为一堆淡红色的灰烬。

在等待符咒燃尽的短短片刻里，那个年轻道人看了一眼房间里到处摆放着的花木，一盆一盆错落有致，长势极好，显然是得到了主人精心的照料。

他握着剑逡巡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丝毫的妖气，显然这房间里种的都不过是普通的花草而已。

他甚至去后院和中庭看了一下，嗅了嗅泥土的味道，也没有发现丝毫异常。

没有血腥，没有死尸，甚至，没有一丝的邪气。

“奇怪。

”年轻道人摇了摇头，心里忽然有隐约不安的感觉。

自从那日深夜偶然发现她的异常后，他留在泉州观察了这间叫做花镜的铺子足足三个月。

这个独居的女子以卖花为生，深居简出，基本不和周围邻居交往。

只有每当满月的时候，房间里会发出某些异常的声响，似乎是痛苦的低吟，伴随着淡淡的血腥。

他以为那是她在密室里做了隐秘的恶行，几次设法，终于在这一天满月的时候得了手。

然而，奇怪的是当他搜索这间小铺子时，里里外外却没有任何不对的迹象。

这里非常干净清爽，宛如任何世上普通女子的闺房。

## &lt;&lt;花镜&gt;&gt;

这……他内心忽然有一阵隐隐的不安掠过。

然而，此刻窗户纸上已经透出了淡淡的光，可以听到雄鸡报晓，远处车马辚辚而过的声音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他如果不离开，只怕会被人看破了行藏。

在第一线日光透入这座小花铺之前，年轻道人将小剑托在掌心，念了一句咒术——那把长不过一尺的小剑忽然变大，从他掌心跃起，悬浮在室内，光华四射。

年轻道人看了一眼榻上的那一堆灰烬，作了个手势，一步跃上飞剑，头也不回地穿窗掠去。

一道闪电没入黑夜，再无声息。

花镜的铺子里安静得惊人，只有架子上的白鹦鹉一直用黑豆似的眼睛看着这一幕，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啼叫。

直到那个暗杀者消失在远处，鹦鹉才扑簌簌飞落，在半空里咕啾了一声，“小姐，可以出来了——他走啦！”

“后堂吱呀一声响，有一扇看不见的门悄然打开了。

一阵幽然的风席卷而来，随着风从中庭里走进来一个年轻女子，一身白衣，眼角盈盈点着一颗坠泪痣——那，分明是片刻前被杀死在床上的花镜的主人白螺！

“终于走了么？”

“她叹了口气，脸上有些病容，扶着桌子坐下。

白鹦鹉飞落地面，化成了一个垂髻少女，连忙上来扶住，“小姐还好吧？”

今晚又是月圆之夜，你身体定然不舒服——偏偏这个家伙居然这个时候来找茬儿！”

“他跟踪了我那么久，定然也知道此刻我的法力会衰弱一些，才挑选这个时间下手。

“白螺笑了笑，走到了榻前看着那一堆灰烬，轻轻伸出手指点了一点。

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着，那一张烧成灰的符忽然恢复了原样！”

“原来是青城来的？”

“她拿在手里看了看，不由笑了，“难怪有点真本事。

“青城？”

“雪儿蹙眉，“是蜀山的剑侠么？”

“只怕是修仙兼修剑的道家人吧？”

不知道是正一道还是全真教的。

“白螺叹了口气，“年纪尚轻，修为却不浅，手里拿的那把剑可大有来历，只怕是纯素道长飞升后留下的白虹——难道他是紫霄宫的传人？”

“他那点修为，难道还能斗过小姐你？”

“雪儿不以为然，“不自量力，居然还把我们当作花妖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“算了，雪儿。

“白螺将那张符扔掉，淡淡，“我们已经被逐出了三山碧落，谪下凡尘——既然仙界里没有我们的名字，那么说我们是花妖其实倒也不为过。

“……”雪儿说不出话来，有些不服气。

半晌，嘀咕了一声，“可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人啊！”

“这人行事是有点莽撞……不过，也可以说是嫉恶如仇吧。

“白螺微微苦笑，“我看他的面相，倒有一股清刚之气，是以除魔卫道为己任的道家年轻俊杰，假以时日，定然不是池中物。

他既然有误会，那我不妨让他一步——反正把我当作‘花妖’给除了后，他也自然就会走了。没有必要硬生生拼一场吧？”

“亏得小姐你好脾气。

“雪儿愤愤不平，“换了是我，非让他吃点苦头不可。

“到此为止。

“白螺却只是淡淡，“这个地方也住不得了——雪儿，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马上离开泉州。

“啊？”

“白鹦鹉有些恋恋不舍，“这么快就走啊……接着去哪里呢？”

## &lt;&lt;花镜&gt;&gt;

” 白螺想了想，道：“临安。

” - 天亮的时候，永宁巷已经热闹起来了，左右的店铺都开了们，只有花镜的店面还是关着。

周围的邻居平时也甚少看到这个叫白螺的女店主出来，因此并不觉得异常。

只有卖针线的王四嫂觉得奇怪，拿着一角碎银子四处问人：“你们谁有见到白姑娘么？”

” “没有啊。

” 在巷口吃早饭的人们纷纷摇头。

” “忒奇怪。

” 王四嫂看了一眼关门的花镜，“今儿我一开门，就看到这个针线盒和一些缎布放在廊下，还有这一角碎银子——这白姑娘昨儿刚来借了一卷白丝线，说好了过几天算钱的，怎么一大清早就还了？”

” 邻居们都摇着头，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刚说到这里，却听花镜那边传来一阵声音，引得众人纷纷回头。

只见一对老人拄着拐杖，站在廊下敲门，满头白发苍苍，衣衫浆洗得发白，看这一身打扮，显然是山区里过来的穷苦人家。

” “白姑娘在么？”

” 敲了半日，不见里面有人开门应答，只能失望地转身走下台阶。

看到巷口聚集在一起吃早点的左邻右舍，老夫妻迟疑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走过来，作了一个揖，“叨扰了……诸位可知道白姑娘今儿去了哪里？

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” “不知道不知道！”

” 烧饼郎正忙得不可开交，两手沾满了油，满脸不耐烦，“这个人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又不爱搭理别人，谁知道她去处！”

” “唉，唉。

” 老儿叹了口气，“那么说来，今日是见不到恩公了。”

” 摊子上有客人正在吃一碗素面，听到这里忽然微微一震，抬起头来向这边看了一眼——那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不过二十岁的模样，剑眉星目，眼神极亮，如同一泓秋水一般，用玉冠束发，羽衣长剑，却是一个道士。

二十多年前，徽宗皇帝尊崇道教。

政和、宣和间，神霄教得势，皇帝宠幸的道士如王老志、林灵素等出入宫禁，号“金门羽客”，气焰赫然，甚至连皇太子都要对其忌惮三分。

而南渡之后，随着两帝被掳北去，道教势力也大为衰微，不过民间道教弟子一时尚多，因此大家并不以看到道士混在人群中为意。

那个年轻道人抬起头，打量着这一对老夫妇，又看了看不远处的花镜。

” “我们是专程来向白姑娘道谢的。”

” 老儿旁边的老妇人抹了抹汗，低声，“我们走了那么长的路，好容易才到泉州府——她不在，这一篮子茉莉大白毫和白茶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” “有白茶？”

” 王四嫂立刻来了精神，探头看了老夫妇带来的竹篮一眼，“啧啧，这可都是上等的好茶！准备挑来卖给白姑娘的？”

多少银子一两哪？”

如果便宜的话，白姑娘不在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呀！”

免得你们空走一趟赔钱。

” “不是的不是的。”

” 老妇人连忙将茶叶收起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这些茶不是卖的。”

” “不是卖的？”

” 王四嫂有些不乐意了，“莫非卖茶还看主顾不成？”

” “怎么敢哪！”



## &lt;&lt;花镜&gt;&gt;

”老儿忙不迭赔礼，“不瞒诸位，我们都是政和那边的乡下人，世代种茶为生，前日和老伴挑了一些新茶，赶了几百里路，特意来泉州想卖个稍好的价钱，结果不想年纪大日头毒，我老伴刚到城外就发了急病，躺倒在官道旁，差点送了命。

”他看了一眼关着门的铺子，“若不是这位白姑娘……” “噢，噢。

”王四嫂明白过来，连连点头，“原来是来报恩的。

” “是啊。

”老汉满脸感激，“若不是白姑娘涉水采了一把白萍根，我老伴肯定就这样没了——不瞒你们说，当时官道人来人往，硬是没第二个过来看上一眼！

” 话说到这里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。

诸人回首，只见早点摊上那个年轻道人忽然长身而起，脸色苍白，手里的筷子已经被硬生生地折断。

“喂……喂！”

”烧饼朗怒斥，却见对方扔下了一块碎银子，转瞬离去。

“看不出来嘛，这个白姑娘平日冷冰冰的对人爱理不理，居然还是个热心肠！”

”王四嫂啧啧了一声，想了想，道，“你们等一下，只怕她还没起，我去后院帮着叫一声看。

” 那一对老夫妇忙不迭地道谢。

王四嫂转过后屋，叫了几声，忽然间怔住了——花镜的侧门半掩，竟然是没有关上，门缝里依稀可见地上掉落着一些杂物。

大清早的，怎么开着门，里面又没有一个人影？

难道是进了贼了么？

王四嫂心里一个咯噔，走过去试探地推了推门。

吱呀一声，侧门应声而开——整个房间空空荡荡的，本来满室的花草早已无影无踪，清晨的光线毫无遮挡地从窗口透入，把这个雪洞也似的房间照得内外通透。

只是一夜之间，整个店铺里已经空无一人。

十年后。

高宗绍兴十一年六月十五。

临安城北的余杭门外，运河上舟船往来如梭，一片热闹景象。

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，完成于隋代，至宋时最终成为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，南启临安，北至燕京。

南渡十年后，战祸渐渐平息，百姓休养生息，商贾贸易重新繁荣，临安人口多达一百余万，漕运也可谓盛极一时。

运河渡口每日里有上百艘官船私船进出，往来贯通了大江南北。

“这位客官，可是要坐船么？”

”一个船家看到有人来到渡口，立刻殷勤地迎了上去——如今已经是薄暮时分了，他这三天还没开张过，此刻只盼能拉到一个肥些的生意，也好填了这些天的亏空。

然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怔：来到码头上的居然是两个女子。

当先一个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，穿着白衣，眼角有一滴盈盈的坠泪痣。

另一位年纪略小，做丫环装束，伶俐活泼，手里捧着一个包袱，跟在主人后面。

当先女子还没有开口，后面的丫环便抢先道：“船家，我们要包这条船。”

” “包船？”

”船家倒是一怔，有些犹豫地打量着来人，“就姑娘两个人？”

” 丫环点了点头，“就我们两个！”

怎么，不做女人生意啊？”

” “这……”船老大不由露出吃惊的表情来：如今是南宋初年，民间甚重礼法，一般好人家女子平日里都足不出户，这般抛头露面孤身出远门的，难道是……一念及此，他不由重新打量了对方几眼：那个女子的容貌甚是清雅秀丽，气质高华，竟又不似那些沦落烟花的风尘女子。

见多识广的船家一时间也猜不出对方的身份，有些发呆。

“到底去不去啊？”

## &lt;&lt;花镜&gt;&gt;

”那个丫环却不耐烦起来，跺脚，“我们有急事要去天台山，你如果不愿接这趟生意，我们就另外找别家去了！”

”“去天台山？”

”船老大一听是一单出远门的大生意，登时回过神来，忙不迭地堆起了一脸笑容，“不是吹嘘，这码头上也就我金老大最熟悉这条水路，再无别家肯撑船去那么远的地方——不信姑娘你问问。”

”“哦。”

”白衣女子轻轻应了一声，却不置可否。

金老大看着对方的脸色，也不明白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，连忙再补充，“您看，我家的是油篷船，如今是盛夏，也可免除日头毒晒——两位姑娘花朵一般的样貌，水嫩的皮肉，真是神仙样的人，又怎能去坐那种连篷都没有的破船？”

”他虽是粗人，但这话却说的讨巧，那个丫环听了顿时转怒为喜，啐了一口，“你见过神仙么？说得倒是好听！”

”“小人没那福气见，不过料想和两位姑娘也不差多少。”

”金老大笑嘻嘻道。

白衣女子终于微笑了一笑，启口问：“那么，要多少船钱？”

”“五两银子。”

”金老大生看了看女子手里沉甸甸的包裹，心知是一位有钱的主儿，便大着胆子出了个比平日高一倍的价格，“包吃包住，还有小曲儿听，包两位满意。”

”“我们自己带了吃食，谁要吃你家那些肮脏东西！”

”那个丫环又啐了一口，“那小曲儿如果是你唱的，非得把我们的隔天饭都呕出来不可。”

”“嘿，嘿！”

姑娘不知道了吧？

我——”金老大还待吹牛，白衣女子却只是笑了笑，对一边的丫环低声，“雪儿，别饶舌了，上船吧。”

”眼见终于谈成了一笔生意，金老大登时笑逐颜开，连忙拉过纤绳，将油篷船靠上埠头，口里连声叮咛：“姑娘，小心些，慢慢上。”

”然而那个活泼的丫环也不等船家搭起舢板，足尖只是在岸边一点，便轻身跃入了船上——她身轻如燕，跳上来时油篷船居然连摇都没有摇一下，走入舱里靠窗坐下，将手里的包袱放在了案上，四顾看了看。

这条船不算太大，里面收拾得也干净，用一道布帘子分隔成前后两部分，前面是可容七八人的客舱，后面却隔了一个小小的休憩间出来，里面被褥器具一应俱全。

”“还不错吧？”

”金老大笑道，“这可是不久前为一个迁官的老爷家眷特意设的，正好配得起给两位姑娘住一宿。”

”雪儿嘀咕了一声，“小姐，权且坐一坐吧！”

”那个白衣女子踩着踏板盈盈走上船头，弯腰入舱，倒也不像个挑剔的人，在窗口捡了一个位置坐下后，道：“那就开船吧，我们有些赶时间。”

”“好嘞！”

”船家一边解开缆绳，一边问，“过两天就是观音成道日了。”

姑娘是去天台的国清寺上香么？

或者是去桐柏宫拜三清？

”“都不是。”

”白衣女子笑了笑，“只是去山里看望一位朋友。”

”她的眼睛一直看着运河的水面，忽然间眼神一停，仿佛在人群里看到了什么一般，微微露出惊讶的神色。

……

<<花镜>>

编辑推荐

这是沧月独一无二的妖魅悬念小说 终结典藏版：新增《御衣黄》《长生草》，揭晓长达七年隐藏的真相，全新修订 国内顶级画师ENO九幅至尊华美手绘相贺 特增沧月出道十年特别感谢的读者名录

<<花镜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